

兰图

席费尔是一位谍报员。他受过训练，会处理微型胶卷。如果需要他发报的话，他还会操作无线电发报机。但是从来还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忍受拷问。

啪！不知从牢房里的什么地方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随即灯就亮了。两道强烈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直射他的眼睛。他想转一下头，但是转不动，一根皮带牢牢地缚住了他的额头。他动了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木板。突然，他猛地一抬腿，想要翻一下身，但皮带立刻就勒进了他的脚踝。他又把腿放下来，颤抖着，并感到全身都在出汗。他这才知道他是全身赤裸着的。

“睁开眼睛！”

这是那个侦探的声音。席费尔照做了。但灯仍然亮着，使他立即又闭上眼睛。

他的右臂立刻被狠击了一下。这是使足了全身力气打下来的，手关节几乎敲到了他的骨头。

“你有一付任何男人都会引为骄傲的好身体，你不要迫使我们毁坏它。”

这话中并无戏言，也没有掩饰其中威胁的含意，席费尔只得又睁开眼睛。尽管他眼前直冒金星，他还是尽量坚持着。他感到手臂剧烈地疼痛起来，但很快又缓解了，那是因为恐惧已经引起了肾上腺素的分泌。

“谢谢，席费尔先生。”

他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侦探是站在灯光照不到的什么地方。

“水……”

他听到往杯子里倒水的声音。一只长有黑斑和老茧的大手端着一个白色的金属杯伸到他眼前。他本能地抬起头来去喝水，尽力想回忆出这是否就是在汽车上猛击他的那只手。

“躺着别动，慢慢地喝，否则会呛死你。”

温热可水的水，与其说是给他解了渴，还不如说使他想喝水的欲望更强烈了。他想喝满一口水漱漱口，但办不到，水总是从舌头上直接流入喉咙。

“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席费尔先生。”杯子被移开了，“如果你老实回答，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叫你皮肉受苦，到头来，你还会讲出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清楚了吗？”

虽然刺眼的灯光引起的疼痛已使席费尔难以忍受，他还是没敢闭上眼睛。

“请你把灯移开点，好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席费尔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谍报员，对吗？”

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奥佩尔牌汽车的司机。他说话是男低音，讲的德语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但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席费尔不知道。很可能是斯拉夫语，但他不能肯定。席费尔能听到那个人很重的呼吸声，空气通过他鼻孔时呼呼作响。席费尔想起来了，他是那个彪形大汉。

“对于军事情报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缓慢而清晰地说

着。

“席费尔先生，现在审问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使用暴力，你最后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没有受过经受拷打的训练。你什么也不知道，可我们知道这一点。请记住你小臂上的疼痛，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化。”

那个彪形大汉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你们是谁？”席费尔突然问道。

话音未落，又是猛烈的一击。那指关节重重地敲在同样的地方——右小臂上。席费尔猛地一缩，皮带又深深地勒进了他的手腕和脚踝。

问题又提了一遍。这一次，他尽皮带的限度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席费尔先生。你是一个谍报员，你为苏军总参情报总局工作了多长时间？”

“三年……差不多是三年。”

“够精确的。谁是你的上司？”

“代号是圣母玛利亚。”

“对了。谁是圣母玛利亚？”

“我……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真名。”

“但是你确实与他会过面。”

“两次。”

“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

“波恩，两次都在波恩。在一座剧场里。我记不得剧场的名字。是去年的十月和十二月……请把灯……”

“描绘一下圣母玛利亚的样子。”

疼痛又开始减轻了，但是他的手臂已变得麻木。他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再举得起网球拍。席费尔第一次感到他那各方面条件都极好的身体是多么地虚弱。

“圣母玛利亚——高高的个子，他带着眼镜，约摸五十多岁，走路有点弓腰。”

“你的记忆力极好。圣母玛利亚在和你会面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个旨在破坏他的情报网的谋杀计划行动的有关情况？”

他现在汗流浹背了，汗水流进了他手腕和脚踝上被皮带勒破的伤口。

“没有，从来没有。”

“难道他真的从未提过那个有计划地消灭他的间谍的行动计划吗？”

“没有，真的没有。”

“你认识一个摩托车修理工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我想你不会明白。圣母玛利亚从来不允许他的间谍们互相会面的。单线联系，那是他的原则。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修理工，他为圣母玛利亚工作。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他在科布伦茨工作。”

“我从来没有去过科布伦茨。”

“那没有关系。我知道圣母玛利亚告诉过你有关这个修理工的事和其他人已被杀害的事。所以，圣母玛利亚也一定告诉过你，他怀疑是谁搞的这些谋杀。他告诉了你这一切，是

吗，席费尔先生？”

席费尔突然感到很虚弱，不愿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疼痛在渐渐地消失，那种害怕他的身体将会被毁坏的恐惧感也跟着消失了。疼痛引起恐惧，然后是怯懦，再就是疼痛的慢慢减轻，接着就是愤怒，这已经是一种规律，尽管席费尔并不知道。

“那个修理工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母玛利亚唯一信任的人。他说圣母玛利亚对你比对其他所有的人都更信任。他说的是实话。”

“他是在撒谎！他对你们讲的一切都是谎话，因为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修理工。圣母玛利亚也从来没有讲过什么谁被杀害的事！从来没有讲过他怀疑什么！”

“修理工现在已经死了。他讲了一点圣母玛利亚的想法，也就是说，他脑海里越来越增长的怀疑。他说你知道的更多，那就请你讲讲，行吗？”

他把眼睛闭上，对对方的愚蠢行为感到可笑。他的愤怒驱使他决定不再对他们讲任何东西。而审问也就开始严肃起来了。

第三次猛击是打在他的胸脯上，正好在心脏上面。心肌先是收缩、痉挛，紧接着又剧烈地跳动起来。

“说！圣母玛利亚对你讲了些什么？”

一只又厚又重的手掌从右边挥过来，打在胸部的上方，这一掌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问题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声音比较低、也比较柔和。席

费尔圆睁双眼，盯着天花板，但冲着灯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机械地叫着：

“不知道！”

又一掌打断了他右侧余下的肋骨。审问在继续进行。整个过程一直不让席费尔失去知觉，那个大汉的声音也一直未变，始终没有露出有什么疲劳的迹象，这说明打人花出的力气并没有把他累倒。席费尔迷迷糊糊地闻到了一阵烟味，那个在一旁观看、倾听和等待的侦探，现在一定已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不知道拷打是什么时候停止的，也不知道他们已走了多久。但是现在，他听到他们又走进来了。灯是一直开着的，仍然照着他的脸。他睁开眼睛，但眼前似乎只有红色的朦朦胧胧的一片。他怀疑他是否已经失明了。他感到生殖器下面是温热潮湿的，而且沿着大腿也有一种热呼呼的感觉。他一定是不知不觉尿到自己身上了。

他们现在已回到牢房来了。一只手指按了按他的胳膊，痛得他直往回缩。

“疼痛已经减轻了，”那个彪形大汉说，“告诉我们你和圣母玛利亚的那次谈话，就是谈到有人被杀害的那一次。”

席费尔摇了摇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嘟哝着，“什么也没有。”

“你能肯定吗？”

“是的。”

“所有的人都问过了，包括那个修理工，那个空军的妻子和那位化学家。他们都说你知道每个细节。圣母玛利亚不会对你保密的。如果他也出事怎么办？他一定已经把情况告诉了你，以防万一。”

“他们之中我谁也不认识，”席费尔神志恍惚地答道，“谁也没见过……”

审问的人从桌旁退回去，转身和那位助手低声耳语了几句。一张奇特而肿胀的大脸俯向席费尔，那双眼睛冷漠无情地看了看他。之后，那张脸又消失了。

“好吧，席费尔先生，”审问的人突然说道：“我们决定相信你。没有什么人会愚蠢到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否认。”

两只大手开始在桌子下面松开绑在脚踝上的皮带。席费尔闭上眼睛，他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他们已经相信他了，他们将要释放他，他又会过他原先那样的生活。他歇斯底里地呻吟起来，并使劲挣扎，企图挣脱手腕上的皮带。

他们搬来两大块水泥砖，竖着放在桌子上，并把他的腿抬起来，把脚后跟放到水泥砖上。席费尔还在呻吟，两根铁棍却已同时打到他的腿上，而且就打在紧靠膝盖的下面。

在这之后，他们松开了他的手腕，把他象一团肉似地翻过身来。然后，他们打断了他的脊梁骨。

在墙那一边的东柏林，亚历山大·罗伊在等着席费尔。天渐渐黑下来了，而且在一刻钟以前就慢慢开始起风了。很快，外面就将冷得呆不住人了。

“部队都已处于戒备状态，大尉。如果救护车被迫冲过美国的检查站，我们已准备好予以支援。”

罗伊看了看来人，来人已走到他身边。他是东德国家安全署的金策尔中尉。他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白痴，但也和白痴差不多。如果美国人截住救护车，边界警卫的东德人民警察能干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干。没有总参谋部的直接命令，他们不会向西区开枪的。带这一班人民警察的上校可能已对金策尔讲了许多关于掩护支援的谎话，而金策尔也就相信了，因为他很紧张。或者，他也许想让代表东德国家安全署的老大哥——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罗伊对他留有印象。对这次行动，罗伊曾要求配一个有经验的合作者，因此东德就给他派了金策尔。他想，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关系。这次抢回席费尔需要进行蒙混。救护车司机预定用他在西柏林搞到的证件，凭嘴皮子混过西区。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救护车才准备闯过那道栅栏。在这一点上，罗伊的命令是十分坚决的。对于闯过那一地区的目标，就是美国人也不敢开枪射击。他们也有他们的命令。但是，司机不能开枪射击站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士兵，否则就会提供他们开枪射击的理由。罗伊知道这个司机是个杰出的人才，他会蒙混过去的。

“谢谢你，中尉，”罗伊说着转过身来，背对金策尔。

这个行动在星期二夜间就已开始，那是在席费尔在预定发报的时间没有发报之后。同一天夜间，罗伊已向他在波恩活动的间谍发出警告，说席费尔可能已失踪或被捕。罗伊很幸运。几个小时以后，波恩医院的一个护理员向他在东柏林

的上司报告说，这位网球手上周末就被送进这家医院。他被打得很厉害，很可能已丧失活动能力。他在波恩作了初步治疗。但由于送他来的人的坚持，他于星期三被转到西柏林的一所特别诊所里。这位护理员还特别提到，在席费尔周围没有布置特别的保安人员，没有西德的反间谍人员。

罗伊在星期三凌晨一点离开莫斯科，乘坐军用飞机飞往东柏林。他于三点钟到达目的地，审阅了临时报告，其中包括报道这件事的西德广播的全部记录。他还与正在安排把席费尔从诊所里秘密转移出来，送到柏林墙另一边去的那位间谍进行了联系。罗伊不明白席费尔是怎样被捕的，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逮捕他的。可能是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反间谍机关的沙雷克干的。倘若是这样，沙雷克就会在席费尔病房周围布置保安人员。要不就是某个与这位网球手有私仇的人干的。虽然有上述可能，但是多半不会。罗伊对他的间谍的观察是很仔细的。他知道席费尔和体育界犯罪组织的成员没有瓜葛。

然而，现在先不管它是什么动机和什么原因，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席费尔有没有招供，如果招了，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罗伊要把这位网球手弄回来问个清楚。

派去的人将在下午三、四点钟乘诊所人员换班之机把席费尔从诊所里转移出来。那个护理员也将在其中帮忙。特地装有防弹玻璃和防弹轮胎的救护车将把席费尔和护理员一起送到柏林墙的这一边来。

司机将随身携带那天早晨在东柏林伪造的通行证。按照计划，席费尔将会在一小时以后到达东柏林。

罗伊希望，那个护理员对席费尔病房周围没有安全人员这一点不会搞错。但是，如果席费尔已经招供，而且是沙雷克逮捕他的，那么这所没有警戒的房子就是联邦宪法保卫局为那些可能来看望这位网球手的人设下的陷阱。

罗伊撩起衣袖看了看表。

“差十分钟六点，大尉，”金策尔中尉殷勤地说道。

“谢谢。”

再在外面等已没有用了。罗伊已下令禁止与那架直升飞机有任何无线电联系，因为联邦宪法保卫局对东德国家安全署所有的频率都进行监听。没有任何办法能知道这次行动是否仍在进行。如果仍在进行，而且救护车也出现了的话，罗伊也能从东德人民警察的了望台看到它。了望台就是建筑在钢梁上的一个小棚，它的一边有铁梯通到上面。

罗伊爬进了小棚，一个下士马上端给他一杯咖啡。咖啡很稀，但又热又甜。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了的保加利亚白兰地。罗伊被这无声的邀请所诱惑，但他已有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喝白兰地对他没有好处。他呷着咖啡，默默地抽着烟。

电话铃响了，与此同时，门上的警报红灯也亮了。下士抓起话筒，听了几句后就开始转达电话内容：

“有两辆车停在美国检查站。第一辆是有三个轮子的中型卡车。第二辆看不清楚——在卡车后面，离卡车太近……”

“卡车司机被领进检查站去接受证件检查……检查员向第二辆车走去……”

“那是一辆什么车？”罗伊低声说道，“问问他们那是一辆什么车，他们从了望台上是可以看到的。”

“第二辆车现在突然绕卡车开动起来。它就是那辆救护车，大尉！它现在到了卡车前面了。它是利用卡车作掩护，想冲过美国……”

即使在这个小棚里，罗伊也能听到救护车闯破栅栏时沉闷的木头断裂声。那道栅栏把美国防区和中间无人区隔开。无人区是双方防区的中间地带。

“车子左右拐得很厉害，但是它已闯过来了，”下士激动地说，“已接近我们的防区……美国人没有开枪……”

罗伊从梯子上跳下地，飞快地跑起来。所有的探照灯都已开到最大亮度，把进口通道照得如同白昼。那辆前车灯已撞坏的救护车沉闷地冲向把守第一道栅栏的一班人民警察。要不是他们躲闪得快，车子差点就碾到他们身上了。随着一声车闸的刺耳声，司机奋力把车刹住。车子终于到家了。

“快叫医生！”罗伊向金策尔叫道。

救护车开到第二个哨位后面停下来。由于惯性，它轻轻地摇晃了几下。司机猛地拉开车门，踉踉跄跄地走出来，靠着车棚才站立住。罗伊上前两手抓住他的双肩。

“不错吧，嗯？”司机露齿一笑，接着就猛烈地咳嗽起来。他的眼睛一个劲地眨着。“那里的那些灯真该死。在我闯过来的时候，老是直射着我的眼睛——”

“大尉！”是金策尔在叫。

“你还好吗？”罗伊轻轻问道。

“擦伤了一两处皮肤。不用担心。有一个美国人认出了席费尔的脸。也许那是一个网球爱好者。否则，我们就会不声不响地混过来了。”

金策尔又在叫他了。罗伊走到后门，低头看着担架上的那个人。席费尔的脸苍白得象死人一样，嘴角挂着已经干涸的带有血迹的唾沫，双手和双腿都打了石膏，身躯全扎着绷带，眼神极其可怕。

“他的腿在做肌肉牵引，”护理员解释道。“我们在给他做牵引时很困难。他一定遭受了很多痛苦，”他摇摇头就走开了。

医生是东德国家安全署的人。他俯身看着席费尔，双手迅速地在遍体鳞伤的躯体上移动，摸摸听听。最后，他站起来，挥挥手叫那辆在一旁等待的军用救护车开走了。然后转身同罗伊说：

“他们给你送来了一具死尸，大尉。”

第二章 伯格之死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把伯格弄出来？”

“我认为是这样。”

“在席费尔身上发现什么东西没有？”

这是在莫斯科的凌晨三点多钟。即使在电话里，米特科将军的声音也是坚定而机警的。

米特科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主席，是罗伊的上司。

“用X光透视没有发现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尸体检查一无所获，”罗伊说道。

“他什么时候死的？”

“席费尔在被移出诊所时仍然活着。他是在那之后的什么时间停止心脏跳动的，或许是在救护车冲闯的时候。”

“你准备把尸体怎么处理？”

“把它送回波恩，放到联邦警察在一两天之内就能发现的一条河里，给他们增添问题的复杂性。这样，联邦宪法保卫局就会感到奇怪，我们为什么在席费尔活着时把他抢回来，而他死了之后再把他送回去。”

“汽车司机呢？”

“他说谁也没有看清他。他是带着假发的。他想在几天后就返回去。那位护理员也是一样，但是他需要新证件。”

“我对这件事感到很遗憾，亚历山大。他没有帮我们什么忙，一点也没有。”

“我们需要把席费尔弄回来的目的是要知道是谁逮捕他的，如果他说话，我们就会知道……”罗伊慢慢地把话说完。

“这样我们就只剩伯格了。”

“是的。”

“你想让他继续留下来？”

自从席费尔的尸体被送到军队停尸房以后，罗伊一直在考虑今后怎么办。现在，一个人已经在那天夜里惨死，他的决定也许会使另一个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我要让伯格留下来，”罗伊自言自语地说。他停了停又重复道：“让伯格留下来。在明天以前，我不可能给他递送消息。在柏林墙周围，盟国的活动太多了。到今天早晨，伯格一定会听到柏林墙附近发生的事件的。当他听到席费尔的消息后，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把他调回来。”

“我想不会的，”米特科说。罗伊没有再说什么，他也非常清楚，伯格决不会请求给予帮助。

“在伯格肯定他已接到我们传递给他的信息之前，我将一直呆在这里，”罗伊说。

“对，你应该这样做，”米特科回答，“不要责怪你自己，亚历山大。我们以后会知道这一切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罗伊放下话筒，向小棚另一边的窗子走去。在左边的美国防区，他能看到红色和蓝色的灯光在闪耀。风在不住地摇晃着探照灯的支架，巨大的探照灯光也跟着在黑暗的空中摇晃。柏林墙发生的事件已打破了东、西两区的沉闷气氛。美国保安部队已开始在发准备开战的预备信号了，但正如预计的那样，他们的信号发到桔黄色信号为止，而没有发最后的红色信号。英国人和法国人仍在惊慌失措地到处跑动。以施普林格报系为首的西德报纸将会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总理将会对在这样长时间的平静之后发生这样的事件表示遗憾。而东德人也将会进行反击，指控波恩破坏那个地区的交通。然后，在一个星期之内，整个事件就会被人忘掉。

罗伊点上香烟，斜靠在冰冷的玻璃窗上。他不知道人们对德国体育界的宠儿汉斯·席费尔的记忆是否会持续得长久一些。

“总理现在要见你，伯格先生。”

科妮莉亚·佐林的声音令人愉快地打断了他的沉思。这位总理的首席安全顾问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在他看来，总理的这位私人秘书是一个很好的姑娘。科妮莉亚已经不年轻了。她有着已婚妇女的肥胖身材，但是她的脸却白晰洁净。她使伯格想起了他过去求婚时的情景。那时候，姑娘们都不化妆，许多人都象科妮莉亚这样，把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这种辫子代表着一种旧时的风尚，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

伯格收拾起他大腿上的卷宗，站起来。他不知道科妮莉